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二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篁墩文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篁墩文集九十三卷明程敏政撰敏政字克勤休寧人年十餘歲以神童名對試瑞雪詩及經義各一篇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餼成化丙戌以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禮部右侍郎弘治十二年主會試

為給事中華泉劾罷卒贈禮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所輯明文衡新安文獻志諸書已别著録敏政學問淹通著作具有根抵非游談無根者可比特其才高負氣俯視一切故議論或不免偏駁如奏考正祀典欲黜鄭康成祀於其鄉論五行欲以竈易行之類於義皆為未允又新安黄墩為晉新安太守黄積所居子孫世宅於此故以黄為名自羅願新

安志朱子文集所載皆同敏政乃稱黄本篁字因黄巢而改遂復稱篁墩爲之作記且以自號其説杜撰無稽亦蹈大言欺世之習其他徵引故事往往恃其賅貫不加詳核因而舛誤者尚多集中詩至數千篇亦率易居多頗乏警策然明之中葉士大夫侈談性命其病日流於空疎敏政獨以博學雄才高視濶步其考證精當者亦多有可取要爲一時之

冠冕未可盡以繁蕪廢也敏政別有篁墩文粹二十五卷為其族子曾所編類已多所刪削此則其自訂之全集云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篁墩文集原序

文之見于世者惟經與史經主道史主事載道之文易書詩春秋禮樂備矣書與春秋雖亦紀事而道固存焉及其漸晦則孟子擴之又晦則韓子發之久而愈晦則周程張朱諸子大闡明之自是而後殆無所復事乎作者紀事之文自左傳遷史班漢書之後惟司馬通鑑歐陽五代史若朱子綱目則取諸春秋亦以寓道而非徒事也道無窮而事亦無窮故作者亦時有之若序論策義

之屬皆經之餘而碑表銘誌傳狀之屬皆史之餘也二者分殊而體異葢惟韓歐能兼之吾朱子則集其大成故雖未甞極力于史之餘者而觀其所論議則可知已歷代以來忽于考據者多失之疏略而不該于用淺于造詣者多失之支離汗漫而無所歸紛紛籍籍以就于澌盡泯滅之地無怪乎其然也吾友篁墩程先生資禀靈異少時一目數行下英宗朝以奇童被薦入翰林觀中秘書用經學及第讀誦常至夜分遂能淹貫羣籍下

上其論議訂疑伐舛厥功惟多及研究理道求古人為學之次第久而益有所見而于朱子之説尤深考覈自以為得我師馬贖探隱索註釋經傳旁引曲證而才與力又足以達之雖皆出于經史之餘而宏博偉麗成一家言質諸今日殆絶無而僅有者也顧中遭忌嫉晩罹奇禍經濟之用不能盡白于世其所自見不過進講經幄及于儲宮校正綱目預修續編之類而已若全梓所刻卷帙所録家藏而人誦自都邑以徧于天下貽之後

世則雖巧詆深嫉亦惡能使之無傳哉功名富貴固士之所不道予獨慨先生年不及下壽雖所謂文亦未竟其所欲為者耳先生之文有篁墩諸稿共百有餘卷没之七年為正德丙寅其門人輩摘而刻于徽州名曰篁墩文粹論者以為未盡其選越明年丁卯知府何君歆暨休寧知縣張九逵王鍇徵于其子錦衣千戶壎得全稿焉將并鋟諸梓以示來者而壎請序于予予與先生同舉京闈且同官甚久偉其為文悼其不大用以没故

為天下道而因以附吾私云先生所輯有道一編心經附註詠史詩程氏宗譜貽範集篁墩錄新安文獻志休寧縣志共百餘卷別行于世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錄宋逸民錄又百餘卷藏于家不在集中是歲三月既望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事國史總裁長沙李東陽序

篁墩文集原序

篁墩文集卷一

明 程敏政 撰

青宫直講

大學

大學

大學是古者帝王教人的所在即如今國子監便是這一本書是孔子遺留下的專記古者帝王教人之法故名大學

大學之道

古者人生八歲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都入小學教他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到十五歲自天子之長子眾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都入大學教他修己治人之道如下文所說便是

在明明德

明是教人用工明德是天所賦於人之德性以具眾

理而應萬事本自虛靈不昧如明鏡一般但氣禀有昏濁又與物欲蔽了則有時而昏如明鏡被塵埃遮了一般人須要力學用工重新明了自家明德如明鏡去了塵埃一般方好所以大學第一件要明明德

在親民

這一箇親字宋儒程子說當作新字舊本錯寫了民是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也都有這明德但為氣禀所拘物欲所蔽昏了若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

使天下之人除去舊染之污也都自明其明德所以

大學第二件要新民

在止於至善

止是住在箇處所不遷動的意思至善乃事理當然之極凡人行事極好處便是至善若旣能明明德又能新民這兩件又不可苟且便了須是都造到至善所在所謂至善必須一團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方是所以大學第三件要止於至善這已上三件

是大學一書之綱領

知止而后有定

止是所當止之地即指上文至善說定是志有定向人若能知道至善所在方才志有定向如射箭的知道正鵠一般

定而后能靜

靜是心不妄動既志有定向方才心裏有主張不肯妄動

靜而后能安

安是所處而安旣心不妄動方才隨所處而安無有不自得處

安而后能慮

慮是處事精詳旣所處而安方才處事精詳不肯粗畧

慮而后能得

得是得其所止旣處事精詳方才能止於那至善所

在

身脩而后家齊

身是一家的根本人能脩治自已的身件件正當無一些差錯那一家的人為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的便看著樣子都去學好家無有不齊的

家齊而后國治

家又是一國的根本家既齊了那一國的人便看這一家的樣子也都去學好國無有不治的

國治而后天下平

國又是天下的根本國既治了那天下的人便看這一國的樣子也都去學好天下無有不平的自物格而后知至以下七句是大學八條目的功効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天子是指人君人君代天理物便如天的兒子一般庶人是指百姓每這至於兩箇字包著諸侯卿大夫士在裏面壹是解作一切言上自人君下數到百姓

每貴賤雖有不同一切要以脩身做箇根本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本是指身末是指家國天下否是不然的意思人的一身既不能脩便是根本上亂了却要使家齊國治天下平决不可得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所厚是指一家所薄是指國與天下未之有是説無此理一家有骨肉之親國與天下羣臣百姓多是疏

遠的人自然較薄些若一家骨肉分上既待的薄了
却望他去優禮臣下愛養百姓必定無此理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與這一節是說八條目中修身齊家兩
件最為緊要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這兩句詩出在詩經商頌玄鳥篇邦畿是京畿地方
止字解作居字詩言京畿地方周圍有千里之廣乃
百姓每所居止的去處引此以見凡百事物都有箇

至善當止的意思

詩云緡蠻黄鳥止于丘隅

這兩句詩出在詩經小雅緡蠻篇緡蠻是鳥聲丘隅是山髙樹多的去處詩言緡蠻之聲的黄鳥這等微物都知道做巢居止在那山髙樹多去處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子是孔子孔子讀這緡蠻兩句詩說黄鳥微物尚能知道尋箇好處做巢居止人爲萬物之靈豈可反不

如這禽鳥知所當止乎引此以見大凡人不可不知箇止至善的意思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誠意是學者自修頭一件事毋解做禁止自欺是自家欺謾不肯著實曾子解經文說誠其意者這一句只是要人於心上發動時便著實爲善著實去惡常常禁止那自家欺謾的意思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謙字解做快字足字凡惡惡如惡那惡臭一般著實怕染些惡在身上好善要如好那好色一般著實要得那善在身上這等自家心裏方才快足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獨是指自家心裏說好善惡惡著實與不著實只是自家心裏曉得別人不曉得所以君子的人於這等去處必要謹慎不可一毫放肆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

閒居是沒人看見處小人在那沒人看見處為惡無
一樣不做出來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厭然是皇恐要躲藏的模樣小人在背地裏幹了那
不善的事及至見君子的人不覺皇恐躲藏要遮掩
惡處顯出他那善來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視觧做看字小人的模樣人都看出來便如看見他

肚裏肝肺一般這等小人枉費了這一段詐心有甚麼益處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中是心裏外是外面這獨字即是閑居没人看見處曾子說這等小人心裏著實為惡自然露將出來所以君子的人以此為戒雖是没人看見處愈加謹慎不敢一毫放肆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

諺是俗語曾子引俗語說那溺愛的人偏不明他兒子雖有不肖處也不知道只是說好

莫知其苗之碩

苗是田苗碩是茂盛的意思俗語又說那貪得的人偏不足他那田苗雖是長得茂盛了也不知道只說不大長盛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這一句是總結上文之意言身不脩不可以齊家益

身是一家的根本一身既壞家裏諸事都做不成了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右是前面說大學傳的第八章是解釋經文中脩身齊家的意思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康誥是周書篇名赤子是初生的子曾子引周書說人君保愛百姓當如保愛初生的子一般又解說道

那初生的子飢便思乳寒便思衣只不會説話那爲
母的把至誠心去求他雖是有些不著那赤子的意
也不遠了不曾有人學了養子的法才去嫁人的可
見慈母愛子的心是出于自然所以那赤子雖不會
説話以誠心求之也得其意何況百姓每會説話的
若反不得其意只是不曾把誠心去求他

一家仁一國興仁

人能使一家之中都孝順父母盡了仁的道理則一

國的人看著樣子自然孝順父母而興於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

人能使一家之中都敬事兄長盡了讓的道理則一國的人看著樣子自然敬事兄長而興於讓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一人指君說若為人君的不仁不讓只要貪財所行違背于道理則一國的人不肯心服便生出禍亂來

其機如此

一國的人仁讓本於一家一國的人作亂本於一人

其機括所係如此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所以古人說道一句言語說的不好便壞無數的事

一箇人行得好便能安定一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堯舜是古時兩位聖君堯舜在當時倡帥天下以仁

愛的道理因此那百姓每都依從著他也興於仁愛

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桀紂是古時兩箇無道之君桀紂在當時倡帥天下以暴虐的事務因此那百姓每也都依從着他以暴虐相尚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人君施號令於天下要百姓每都為善自家却不好善這便是所令反其所好天下百姓豈肯信從他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

有諸己是有善於己君子之人要教百姓每為善須要自家先有這善行如自家能孝父母敬兄長方可責人去盡孝弟事

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無諸己是無惡於己君子之人要禁百姓每為惡須要自家先沒有這惡行如自家沒有不孝不弟的事方可去正那不孝不弟的人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人若自家身上藏著不善却要教別人為善自家藏著惡却要禁別人為惡這便是不恕不恕的人曉喻百姓毎能遵守號令決無此理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這一句是總結上文說要整理那一國的百姓必先要整齊這一家的人可見齊家是治國的根本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詩是詩經小雅南山有臺篇樂是懽喜的意思只是

助語詞曾子引詩說可喜可樂在上位的君子便是

百姓每的父親母親一般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好是喜好惡是憎惡曾子解詩說百姓每心裏所喜

好的是飽煖安樂君子之人都順著他的心常恐奪

其所好百姓每心裏所憎惡的是飢寒勞苦君子之

人也都順著他的心不肯把可惡的事加與他

此之謂民之父母

君子之人於那當好的當惡的都順著人心如此是愛百姓每如愛自家兒子一般所以百姓每愛他亦如愛自家的父母一般以此見得為人上者不可徇私情好惡拂逆了下頭的人心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康誥是周書篇名命是天命曾子引康誥說只有天命去就無常全看人君所行如何又解書說人君若賤貨貴德所行都是好事則人心歸向便得了天命

若貪貨敗德所行都是不好的事則人心離叛便失了天命這一節是言上文引文王詩的意思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是楚國史官所記的書楚書說晉大夫趙簡子曾問楚大夫王孫圉說你楚國的寶物如何王孫圉對他我楚國不以金玉為寶只是賢臣便當做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是晉文公的母舅晉文公做公子時出亡在外

其後他父獻公薨逝了秦穆公勸他歸國舅犯教文公對說出亡在外的人無可以爲寶只以愛親爲寶若不能孝思其親且去爭國圖利便不是了這兩節申明不外外本而内末的意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秦誓也是周書篇名一个是挺然獨立的意思斷斷是誠一的模樣技是材能休休是易直好善的意思

秦誓說如有一个㨗然獨立的大臣爲人誠一也無別樣材能只是他心裏易直好善無比的有度量容得人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

彥聖是有美德的人不啻猶言不但若大臣見那人有材能的便像他自家有這材能一般見那人有美德的心裏著實喜好不但像口裏稱道他這等實是

他度量寛洪能容那有材有德的人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利是利益若任用了這好賢樂善的人必能保我子孫常享富貴保我百姓常安生業如此庶幾有益於

國家

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媢疾是妬忌若大臣見那人是有才能的專一妬忌

憎嫉他見那人是有美德的便與他不合阻隔他使他到不得君上的跟前這等實是他度量窄狹不能容那有才有德的人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殆是危殆若用了這嫉賢妬能的人必不能保安我的子孫與我的百姓國家豈不危殆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放流是發去遠方便像而今流罪一般迸是斥逐的

意思曾子又說只有仁者之人曉得這嫉賢妬能的人最為國家大害深惡痛絶他務要發去遠方斥逐到外夷地面去不容在中國恐怕貽害於人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曾子又引孔子這兩句言語說只為仁者之人至公無私所以他愛的惡的都得其正如斥逐那妨賢病國的小人便是能惡人小人去了君子進用百姓才得安樂便是能愛人

中庸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舜是古時聖君知是人的見識孔子説舜是箇有大見識的聖人非常人可及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邇言是淺近的説話惡是説得不好的善是説得好的舜雖是聖人他心裏常喜懽咨問人人的言語雖是淺近也喜懽去審察不肯輕忽説得不好的便掩

匿了說得好的便播揚於衆以此人都喜把那善言
告與他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如小大厚薄之類人的說話雖是好了其中却有兩端不同處舜又把這兩端的說話自家酌量看那箇合乎中道然後取用他
其斯以爲舜乎
這一句結上文說這等取衆人的見識合為自己的

見識若非大舜聖人誰能如此

右第六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六篇書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罟是網擭是機檻陷阱是坑坎這三樣都是人設下掩取禽獸的辟是迴避孔子說人人都自家說我有見識其實常不知不覺陷在禍機裏面也不知道便

如禽獸被人趕逐在網裏機檻裏坑裏全不知道迴避一般豈是有見識

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擇是揀擇的意思期月是一箇月孔子又說人人都自家說我有見識曉得揀擇尋究那大中至正日用常行的道理却不知這道理既曉得了須要守著行若行時不能持守得一月之久便與那不曉得的一般豈是有見識這一段是將那知禍而不知避的人

比那能擇而不能守的人都不得為知

右第七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七篇書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均是平治的意思孔子說天下國家人情不齊最是難整理的若資質明敏的人他立起紀綱定起法度來使人人遵守奉行天下國家便也可以平治了故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爵禄可辭也

爵是官爵禄是俸禄爵禄最是人難捨的若資質廉潔的人見上頭人待得他禮貌不誠或是言不聽計不用便飄然去了不愛他官爵也不受他俸禄故曰爵禄可辭也

白刃可蹈也

白刃是鋒利的刀劍最是人難犯的若資質勇敢的人他或遇著國家有些危急骨肉有些患難便捨了

身命向前去救護就在刀劍上過也不肯躲了故曰白刃可蹈也

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是日用常行恰好的道理若凡事都處得停停當當無一些過處也無些不及處便叫做中庸看著雖是容易其實非積學工夫到那極處無有一毫人欲一團都是天理的人如何做得蓋三者看著難其實易中庸看著易其實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右第九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九篇書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孝是孝順父母孔子說帝舜他是箇大孝的人與尋常人孝順不同下面說的五件便是他大孝的事

德為聖人

大凡人誰不要有賢子惟帝舜他有聖人的德性無所不通天下人都不如他豈不是大孝

尊為天子

大凡人誰不要有貴子惟帝舜他以聖德受天命帝堯傳位與他為天下君豈不是大孝

富有四海之內

大凡人誰不要有子致富惟帝舜他有天下了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四海之內都做臣妾都來貢獻他豈不是大孝

宗廟饗之

大凡人誰不要祖宗光顯惟帝舜他用天子禮樂立了七廟四時祭饗又把祖父来配饗天地豈不是大孝

子孫保之

大凡人誰不要子孫長久惟帝舜他恩德在人深了不止在當時子孫做諸侯後来夏商周三代也都封他子孫把賔客来待他如虞思陳胡公之屬守著祭祀綿綿不絶豈不是大孝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其字是指先王孔子說人君身之所踐履的是先王之位行的禮數是先王之禮奏的音樂是先王之樂一行一動都依著不敢有所更改祖宗是先王尊敬的也尊敬他不敢有所怠慢子孫臣庶是先王親愛的也親愛他不敢有所憎惡先王雖已死奉之恰如生時一般先王雖已亡奉之恰如存時一般人君事

其先王這等樣繼志述事可謂極其孝矣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是祭天社是祭地宗廟之大祭謂之禘四時秋祭謂之嘗孔子又說郊社的禮所以祭昊天上帝及后土報其生物成物之功宗廟四時的禮所以祭祖宗盡報本追遠之意人君這等祭天地祭祖宗其中有許多禮數又有許多義理若全曉得這禮義那治國

家的道理即此而在如看自家的手掌一般這等易見蓋幽明無二理都只在仁孝誠敬上故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右第十九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十九篇書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哀公是魯國之君方策是古時的史書其人指當時

君臣說昔魯哀公問為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他說比先周文王武王所行的政事至今一件件都在方策上明白可見若有那比先的君臣這政事便都舉行若無那比先的君臣這政事便都息滅了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字解做速字蒲盧即蒲葦最是易生之物孔子又說以人立政如以地種樹其成甚速然政之易舉只像那蒲葦一般朝種夕生其成尤速這一段是說人

存政舉之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人是賢臣身指君身道是人所共由的道理仁是人心之全德孔子又說人君為政惟在得賢臣能用了賢臣則政事無有不舉的故曰為政在人取用賢臣又當把自家身子來做箇凖則能脩其身則所取用的都是賢人不誤認小人為君子故曰取人以身若要脩身又當以道為本能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這五件道理盡了身豈有不脩的故曰脩身以道

若要脩道又當以仁為要能使一心之中全是天理無一些人欲道豈有不脩的故曰修道以仁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說人有了這身子具此生理便自然有箇惻怛慈愛的意思這便是仁之性故曰仁者人也仁的道理必先親愛至親故以親親為大宜是事理各

有箇當然處人具此生理靈於萬物自然能分别那事理的當然處這便是義之性故曰義者宜也義的道理必先尊敬賢人故以尊賢為大親親中間又有不同如在父母當孝敬在宗族當和睦自有箇隆殺尊賢中間也有不同有當尊做師傅的有當把做朋友的自有箇等級這隆殺等級乃是人稟得禮之性生發出來故曰禮所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這一句本在後面因傳寫差了重在這裏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承上文說為政全在得人取人的凖則又在君身故曰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脩身必須以仁道為要仁莫先於愛親故曰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人若常與賢人在一處則親親的道理越講究得明白若與那不肖的在一處必至辱其身害及於親故曰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人親親有隆殺尊賢有等級都是自然天理若不知這天理豈能辨人的賢否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這一段以下是說九經的事齊明是齊潔自家的心思盛服是整肅自家的衣冠非禮不動是不肯做不合禮的事人君常能齊明以一其内盛服以肅其外凡事都依著禮法行這便是脩身的道理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讒是顛倒是非的小人色是美色貨是財利德指賢人君子說人君常能斥退小人不使讒謗得行疎遠美色不使政事妨悞輕賤財利不使百姓傷害只是貴重賢人君子這便是勸賢的道理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

位是爵位祿是俸祿人若常能體念宗室不問疎戚都與高爵使他貴與厚祿使他富心裏好的與他同

好心裏惡的與他同惡這便是勸親親的道理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官盛任使謂官屬衆多足以備使令蓋大臣不當親細事人君常優禮他使凡事只總箇大綱其餘庶務自有屬官分頭整辦這便是勸大臣的道理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忠信是待之誠重祿是養之厚人君於羣臣若相待不誠則心志不相孚俸祿不厚則不足以養其父母

妻子若待之既誠養之又厚這便是勸士的道理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九經即前面修身以下九件事一即是誠孔子說人君治天下國家有這九件經常的事行這九經又本乎一誠蓋誠則實不誠則虛若有九經的名無九經的實便都是虛文如何能治天下國家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凡事指前面達道達德九經說豫是素定的意思凡

達道達德九經這許多事若平日都把一箇誠為主講的明行的熟遇著事到面前便做將去無有不成立的若無箇素定臨時旋去安排倉卒苟且豈不壞事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比如人走路跌倒一般困是窘束的意思疚是病大凡言語有箇素定開口時便句句著實無有跌蹉

處故曰言前定則不跲事務有箇素定當行時便件件處置了不被他窘束故曰事前定則不困孝弟忠信之行若涵養有素則所行都在禮法中自無疵病可指故曰行前定則不疚萬事萬物之理若都曾理會過事至物來雖千變萬化也只管應答酬酢去了故曰道前定則不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是得君的意思大凡在下位的人要行其志

須是得在上的人信任方才可行若在上的不信任他雖有才幹要施為人也不聽從他故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人要在上的人信任他又不在阿諛取容上自有箇道理只看朋友分上如何若平日立心行已没有好名頭朋友每都不稱道他在上的人如何得知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人要得朋友每相信又不在便佞苟合上也自有箇道理只看父母分上如何若平日不孝順父母不喜懽便是大節上欠了朋友必然見疑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人要得父母喜懽又不在阿意曲從上也自有箇道理只看誠身如何若回頭自家身上所存所行全不

著實外面做了孝順的事內却沒有孝順的心如何得父母喜懽故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人要自家做箇表裏如一至誠的人又非是一時間可以襲取強為的也自有箇道理只看明善如何若不能格物致知上用功著實曉得那天理至善所在他好善惡惡處都不免內欺心外欺人了如何做得表裏如一至誠的人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此因前面誠字説下來誠是真實無有虛妄天道只是一箇實理如寒暑晝夜百千萬年常是如此生出人物來百千萬樣各得其性並無一些差繆可見天理自然真實無妄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是用力要真實無妄人的正性也只是一箇實理但氣質有偏往往被私慾壞了須是用力求到那真實無妄處不要有些虛假這是人為的道理當如此故曰誠

之者人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真實無妄的人他原稟的氣質好德性渾然都是天理不消勉強自然中節不消思索自然曉得一件件都從容合著道理這便是聖人自是真實無妄也與天道一般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擇善是事理中揀擇那善處固執是堅固把捉的意

思未至於聖人的必須辨别天下的事那箇是善那箇是不善務要中間揀擇那善的出來既知道了又堅固把捉著這道理行不為私慾所奪這是未能真實無妄而求其如此即是人道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博是廣博人於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都當要理會過若有一件不知道便欠闕了故曰博學之學既博了心裏不能無疑須要去問人問人時必須仔細不

要粗畧務使那師傅朋友每都得盡情講論方可解那疑惑故曰審問之既問了人又須自家去思索思索時必須反求諸心不要泛濫也不要穿鑿方才見得道理精故曰慎思之思索既是有得遇著事務到根前是的不是的一分一毫都據理去斷他務使明白故曰明辨之學問思辨這四件於道理上著實知得透徹不可只做一場說話須要見諸行事著實用力做將去務要到箇至處不可半上落下故曰篤行

之這五件是擇善固執的條目學聖賢須從這五件做工夫要理天下也須從這五件做工夫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是天地人物公共的實理如天有此實理方成此天地有此實理方成此地人有此實理君臣方成得君臣父子方成得父子物有此實理草木鳥獸方成得草木鳥獸若有一毫虛假安排造作便不成了故曰誠者自成也道是實理見於日用事物之間的實

理雖是物之所以自成然見於日用事物間則在人當自行如君臣有義之理為君臣的當自行此義父子有親之理為父子的當自行此親夫婦長幼朋友有序別信之理為夫婦長幼朋友的當自行此序別信故曰而道自道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地人物其成必有箇起頭其壞必有箇窮盡徹首徹尾都是這實理所為蓋有這物便有這實理無這

實理便無這物了故曰誠者物之終始然在天無有不實的理在人却有不實的心如君之仁臣之敬有一些不實便無這仁敬父之慈子之孝有一些不實便無這慈孝故曰不誠無物所以君子人重在這一箇誠字上要以實心為貴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人能盡得這一段實理不止成就自家一已做箇好人天下人都同此心同有此理教養起來都自然有

箇成就推到極處便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人能成已則所存都是實理無一毫私偽豈不是仁又自然因物成就各得其宜豈不是知然仁知二者非是從外面來的即是人所禀天性中固有之德也非是判然二物只是仁為體知是用若存於中的無

有不仁發於外的便無有不知故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仁知兼全由體達用則事不論難的易的隨時措置自然都合道理事至物來豈有不停當處所以說故時措之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二十五篇書子思推明人道的意思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仲尼是孔夫子的字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都是效法的意思子思説夫子能體這中庸的道理如堯舜二帝其道已至極處夫子遠宗他所行之道文武二王其法最為詳備夫子近守他所制之法上而天時有春夏秋冬夫子能法他自然之運如論語中説夫子遇着不時之物不食遇着迅雷風烈必變又如他一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便是他律天時處下而水土有東西南北夫子能因他一定之理如禮記中説夫

子在魯地上便穿縫掖的衣在宋地上便戴章甫的冠又如他一生用舍行藏所遇而安便是他襲水土處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是比喻載如船載之載幬是帳幔之類錯是交迭的意思代是輪流的意思天如箇帳幔覆蓋著萬物故曰覆幬地如箇舟船承載著萬物故曰持載子思

說夫子能盡中庸之道其德之廣博深厚便如地之收載萬物一般德之高大光明便如天之覆盖萬物一般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四時交迭往來不息故曰錯行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沉晝夜輪流照耀不已故曰代明子思又說夫子之德博厚高明都極其悠遠長久便如四時交迭往來一般又如日月輪流照耀一般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

四時日月流行處即是道子思又說天覆地載之間元化運行凡諸般物類不問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生的自生長的自長都各不相妨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春生夏長秋収冬藏只管循環將去日明乎晝月明乎夜也只管循環將去都各不相亂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如說小節即是不相害不相悖處大德如說全體即是並育並行處子思又說天地之

道就他小節上看萬物都各止其所生生不息如川中的水一般千支萬派只管流得去無有停住故曰小德川流天地之道就他全體上看萬物雖是散殊都是這元化做根本惟其根本敦厚盛大所以發出來無有窮盡故曰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子思又總結這一句說天地之道極其至大如此可見夫子能盡有其小德大德正與天地一般

右第三十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三十篇書子思就聖人上推明天道的意思

篁墩文集卷一

篁墩文集卷二

明　程敏政　撰

青宫直講

論語

子路第十三

這是論語第十三篇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子路一日問為政之道孔子告他說凡民之行要當

以身先之如欲民愛親敬長必先自家躬行孝弟凡民之事要當以身勞之如欲民豐衣足食必先勤勤的勸課農桑蓋能先之則民不令而行能勞之則民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益是增益子路喜於有為意謂為政之道不止於此又請增益其說孔子說只把先之勞之兩件去深思力行不肯倦怠了便是為政之道不必更求他說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宰是家臣之長仲弓為魯大夫季氏宰一日也問為政之道孔子告他説為政當先要委任屬官使各有職掌然後考他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故曰先有司凡人有過失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治若些小過誤寛宥他則刑不濫而人心悦故曰赦小過至於有賢德才能的人又當舉用他能舉賢才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故曰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又問說安得盡知一時的賢才舉用他孔子說但舉爾所知的賢才爾不知的賢才別人却知道各自去舉用他豈肯棄了蓋薦賢舉能是為政之先務若妬賢嫉能如何成得治道此章雖為季氏宰而言然治天下之道亦不過此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是衛國之君蒯輒子路一日問孔子說衛

君欲等候夫子出來為政夫子所行把那一件

事為首

子曰必也正名乎

名是名分君臣父子乃名分之大者孔子說我若為

衛國之政必先要正名分當是時靈公之子蒯聵欲

殺其母得罪於父逃出去了蒯輒是蒯聵之子又據

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不當為君夫子必將上告天

子下請方伯立靈公次子郢為君庶幾名分得正蓋

名分既正諸事方可舉行然夫子正名雖為衛君而言其實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首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是迂闊子路說蒯輒已立了十二年若夫子為政以此為先太迂闊了何必正名分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是鄙俗子路姓仲名由孔子責子路說鄙俗哉仲由之為人凡君子人遇他所不知的事便闕而不言

豈可輕率妄對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孔子又說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這等名分不正了自然開口有礙於理如何說得去既說不去却要做君臣父子的事業自然掣肘人都不服如何做得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若君臣父子閒有名無實便於道理上都錯亂無序乖戾不和既無序而不和其所行的政事必然顛倒本是小人當罪的却不罪他本是君子不當罪的却去罪他這等刑罰顛倒教人如何趨避將見下民戰戰兢兢無容身之地都從這名分不正上來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苟謂苟且孔子又說君子之人於有名的事便詞嚴義正好開口說於可說的事便循名責實好下手行所以君子之人自家說話不可苟且有一事苟且則名不正言不順無一事不苟且了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稼是種五穀老農是種田的老者圃是種蔬菜老圃是種菜的老者樊遲一日請學種五穀之事孔子說

我不如那老農之人曉得樊遲又請學種蔬菜之事孔子說我不如那老圃之人曉得樊遲遊聖人之門不學禮義却要去學這兩件事其志界陋故孔子說吾不如老農老圃以拒之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是細民須是樊遲的名樊遲既問了出外面去孔子怕樊遲不曉得拒他的意思反去求學於老農老圃越差得遠了故又呼其名以小人哉

警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是指在上有位的人禮義信這三者是大人之事孔子說在上的人若能好禮使上下大小都有箇定分則下面百姓誰敢不恭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在上的人若能好義使所行的政事件件都合宜則下面百姓誰敢不畏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在上的人若能好信但發言行事都誠實無一些虛假則下面百姓誰敢不以誠實應在上的人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襁是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孔子又說在上的人果然好禮好義好信能盡大人之事如此則四方的百姓聞風慕義襁負其子都來歸服種田納稅不可勝用又何必自為耕稼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詩是詩經篇數有三百之多孔子以詩經裏面多說人情物理其言詞又委曲和平因說若有人讀了詩經三百篇宜乎能居官為政今却全不通達民情世務若奉命出使四方宜乎能言今却全不會措辭轉靠人替他應對這等雖讀了許多經書有何用處蓋窮經必先明理明理方能適用若不能明理不過記

問之學故曰雖多亦奚以為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孔子說在上的人若持身端正所存所行的無有偏私這等便不待發號施令下人自然不敢違犯若持身不端正所存所行的多是偏私這等雖耳提面命下人也不服從蓋人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謹於此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

公子荆是衞大夫室是房屋苟是聊且粗畧將就的意思孔子一日說衞大夫公子荆他善於治所居的房屋

始有曰苟合矣

初起房屋時只說道將就収拾而已

少有曰苟完矣

其後房屋漸漸的做起來只說道將就了當而已

富有曰苟美矣

及至房屋做得整齊大好了也只説道將就完美而已公子荆於居室之間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可謂賢大夫故孔子稱善如此後世妄興土木之工勞民傷財可不以此為戒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

適是往僕是御車庶是衆多的意思孔子一日往衛國去弟子冉有為孔子御車而行孔子見衛國的人民衆多嘆息説庶矣哉衛國之民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加是增益的意思冉有説百姓每既如此衆多了然衆多之外復何所增益孔子説百姓每既衆多了當制田里薄稅斂使他富足無飢寒之患方好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冉有又説百姓每既富足了然富足之外復何所增益孔子説百姓每既富足了當立學校明禮義教訓

他使人都明於人倫復其性善方好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富而不教則又近於禽獸故孔子以答冉有之問然雖一時之言其實可為萬世帝王的師法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謂周一歲之月孔子說若時君真箇有能任我為政的我只消一年之間興利除害把一國的紀綱先立起來故曰期月而已可也可是僅可還有未盡的意思若使為政到三年之久便財足兵強教行民

服一國之治道可以大備故曰三年有成葢聖人嘆道不行於當時故其言如此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是志仁無惡的人孔子說善人相繼為邦國之政至於百年這等積功之久亦必能化殘暴之人使他不敢為惡百姓每既不敢為惡可以不用重刑故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這一句葢是古語孔子稱之故曰誠哉是言也可見古人說的不

虛若能依著行必能有這等治效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謂聖人受命而興者三十年為一世仁謂德澤孔子說若有聖人受天命為天下之君必以仁義教養天下之人積而至於三十年之久然後天下之人無一箇不被其德澤故曰必世而後仁考之於古惟周文王武王至成王康王的時節才足以當之降自漢唐皆不能及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定公是魯君幾是期必的意思魯定公一日問孔子說人若說一句好言語出來便能興起邦國有此理乎孔子答他說人一言之間如何便這等敢必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人之言是當時人有此言意謂為人君若有道則國治無道則國亂是為君之難也為人臣若盡忠則能

致君不忠則必悮國是為臣不易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孔子既引時人之言因說為人君的若是知道為君之難必然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不敢有一毫放肆豈能保守君位看來為君難這一句言語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

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定公又問孔子說人若說一句不好的言語出來便

至於亡國有此理乎孔子也答他說人一言之間如何便這等敢必其效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

予是人君自稱之詞孔子引時人之言說我做人君别無可樂獨有我的言語說出來臣下都不許違背了這便是我的樂處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孔子因說人君的言語說出來若是順天理合人心無有不善臣下都依著行不敢違背他豈不是好事若人君的言語說出來不順天理不合人心這等不善也要臣下都依著行不許違背他則忠言不入於耳君日驕臣日諂未有不亡其國者然則時人這一句言語豈不可以必期於喪邦乎孔子此言雖告定公其實可為萬世人君之大戒不可輕忽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公是楚葉縣尹僭稱公一日問孔子說如何是為政之道孔子告他說為政者能與民興利除害不做失人心的事則近處百姓被其恩澤自然喜悅遠處的百姓聞其風聲都相率來歸這便是為政之道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莒父是地名宰即是如今知縣子夏為莒父宰一日也問孔子說如何是為政之道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速是急速小利是小小的便宜孔子告子夏說事之久速自有箇次序為政者當順其自然不可去急急的求效事之大小自有分量亦當順其自然不可計小小的便宜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子又說為政者要急急求效便急遽無序反行不將去故曰欲速則不達計小小的便宜便所就者小

所失者大故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聖人之言雖淑

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以為法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物自來而取之曰攘葉公一日對孔子說我鄉里中

有一箇直道行已的人他父親見人家走將羊來就

竊取了他做兒子不肯隱諱出來證做他父親為盜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矣

孔子說我鄉里中也有直道行已的人比這箇人不同他做父親的若兒子有過失便替兒子隱諱不忍對人說做兒子的若父親有過失便替父親隱諱也不忍對人說這等人雖是不求直自有箇直的道理在其中葢順理為直父子相隱乃天理人情之至若葉公所論乃是傷恩害義的事如何得為直故孔子正之

樊遲問仁

仁者本心之德樊遲一日問孔子如何能全本心之德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恭就容貌上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就行事上說是恭之主於內者忠是盡己之謂孔子告樊遲說閒居靜處之時此心雖無作為常使容貌恭肅不敢怠慢則仁便在居處上了應事接物之際此心必加省察常使執事敬謹不敢輕忽則仁便在執事上了至於

與人交接之時常是盡心竭力無少欺詐則仁便在與人上了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之是往夷狄是外國言能常常如此雖往夷狄之國這恭敬忠三者也不可須臾違棄了這等固守不失則本心之德無有不全而仁道得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民有四等曰士農工商士為四民中第一等人所以學

貢問孔子說如何方可謂之士

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孔子告子貢說自家所行若有不善便羞耻不肯去為奉君命出使於四方又能專對不辱了人君的命令此其志既能有所不為其才又足以有為這等便無負於士之名矣

曰敢問其次

子貢又問孔子說為士者既有次等人敢問又次一

等的人是如何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士矣

信是誠實果是果決硜硜是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

其識量淺狹孔子答他說發一句言必於誠實行一

件事必於果決譬如小石塊硜硜然堅確不可轉移

這等識量淺狹之人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

為自守可以為又次一等之士若再下一等便是市

井人不可以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今之從政者指當時魯三家大夫之類子貢又問孔子說為士者既有兩三等人若如今做官從政的人其髙下又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筭也

噫是心不平之聲斗是量米的筲是竹編了盛東西的都是小器物譬如鄙細的小人一般筭是數也孔子因子貢屢問屢下因嘆息告他說如今做官從政

的人局量褊淺規模狹隘都是斗筲小器之輩何足數他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有聞於人故孔子專以篤實自得之事警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中行是無過不及中道上行的人狂狷是過與不及的人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如曉得一分只管守定這一分孔子嘆說不得中道而行的人來教他若是

可教以進於道者其惟狂狷之人乎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進取是進而有為於善不為是不作非禮之事孔子說狂者雖是行不掩言他却有進而為之之志狷者雖是知不及守他却斷無非禮之為若因其志節激厲裁抑他皆可以進於中道不似那小廉曲謹的人只管怕事雖不為惡亦不足與為善這等人便教他也無益故孔子有取於狂狷者如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是無乖戾之心同是有阿比的意思孔子說君子的心術公正專一尚義凡與人相交必同寅協恭無乖戾之心然事當持正處又不能不與人辯論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的心術私邪專一尚利凡與人相交便巧言令色有阿比之意然到不得利處必至於爭競故曰小人同而不和聖人發明君子小人情狀如此蓋欲人以君子自勉以小人為戒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人是資質良善的人即是就戎是兵孔子說善人為政必教人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至於七年之久人都知道親其上死其長方可使他就兵戎之事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是用孔子又說為人上者須先教導下人使他知道親上死長之義及行陣擊刺之法然後使他征戰

可責其成功若用平日不曾教習的人使他征戰是自棄其民於死地必有敗亡之禍古者寓兵於農看聖人這兩段説話兵豈可以輕用

憲問第十四

這是論語第十四篇先儒以為孔門弟子原憲所記故摘篇首憲問二字名篇

憲問耻

憲即是原憲耻是羞耻原憲一日問孔子如何是可

恥之事

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穀是做官的俸禄孔子告他説人若遇國家有道之時人君修德言聽計行却不能建白有為於時只管喫俸禄遇國家無道之時人君不修德言不聽計不行却不能引退獨善其身也只管喫俸禄這等尸位素餐都是可恥的事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這也是原憲問克是好勝伐是自矜怨是忿恨欲是貪欲仁是本心之德原憲問孔子說人的病痛有四等或好求勝於人常忌人高是他或自矜誇其能常恐人不知他或有不平處不肯安命只管怨天尤人或有不足處不肯守分只要貪圖苟得這四等事都能制之使不得行可以為仁乎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孔子告他說克伐怨欲這四者制之不行但可以為

難能之事若謂之仁則非我所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若但制而不行則是病根還在豈可便謂之仁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是高峻遜是卑順孔子説君子遇國家有道之時當高峻其言高峻其行不可委靡這等非是矯激蓋守道不阿理當如此若遇國家無道之時君子所行不可改變也當高峻只是所言則有時卑下謙恭而

不敢盡這等非是阿諛葢保身避禍理當如此人君治天下使人皆不敢盡言則蔽塞言路天下何由得治

子路問成人

成人猶言全人子路問孔子說如何可以為全人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臧武仲公綽卞莊子都是魯大夫文是文飾孔子說

人若有臧武仲的明知足以窮理孟公綽的廉潔足以養心卞莊子的勇決足以力行冉求的材藝足以泛應既兼了四子之長又加文飾節之以禮使中正而無偏倚和之以樂使和樂而無駁雜這等材全德備亦可以為全人矣謂之亦可者僅可之詞是還未到全人至極處蓋就子路所可及者而語之若論全人至極處非聖人不足以當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曰字還是孔子説授命謂不愛其生把命與人的意思久要是舊約孔子又説今時所謂全人者何必務要兼四子之長又要文之以禮樂只是遇見財之來便思量合於義不合於義不肯茍取遇見君父有危難便捨了身命去救不肯偷生若與朋友有舊約不肯忘了平生所許的言語務要踐言有這等忠厚之實雖其材知禮樂有所未備也可以為全人之次這

又因子路之所能者而告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是衛大夫孔子居衛國時嘗在他家住後回

魯故伯玉使人來問候孔子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

這之字指使者與之坐是敬其主以及其使夫子指

蘧伯玉孔子見伯玉使者來與他同坐問他說蘧伯

玉每日在家何所作為

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寡是少無心失理曰過使者對孔子說我蘧夫子每日别無所為但欲行事少免於過失而猶未能如此而已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使者既出去了孔子見他說的言語雖自謙下越見他主人的好處故再言使乎以重美之言此人真得為使之體考之蘧伯玉是衛之賢臣同時又有箇彌

子瑕是衛之佞臣孔子到衛國不在彌子瑕家住只在遽伯玉家住此可見君子以類相從後之人君欲知遠臣近臣之賢否只看他所主之家亦可見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位是職位孔子說大凡人居其位則當任其事若居山林的人無有職位不可預謀朝廷事若居士之職不可預謀大夫之事若妄有干預便是不安分了聖人戒人守己要當如此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這一句本是周易艮卦象辭曾子嘗稱之位是身所處之地大凡君子所思之事不出其所居之位如為君當思量盡君道為臣當思量盡臣道為子當思量孝父母為弟當思量敬兄長素貧賤當思量所以處貧賤素患難當思量所以處患難這便是思不出其位若為君却思要下侵臣職為臣却思要上攬威權為人子不思孝其親而思孝他人之親為人弟不思

敬其兄而思敬他人之兄素貧賤不能守分却思要苟圖富貴素患難不能順命却思要僥倖苟免這便是思出其位了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是不敢盡之意過是欲有餘之詞孔子說君子之人要言行相顧出言最易君子常恥其言之易放所以本行得十分且只把七分來說這便是恥其言力行最難君子常恐其行之不逮所以說著七分却勇

往行過十分去這便是過其行蓋言行是君子立身之要聖賢拳拳戒勉學者無非欲其謹言行而不可相違的意思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是有志之士仁人是成德之人害是傷壞的意思孔子説有志之士成德之人他過見理上當死豈肯僥倖求茍活於世以傷壞了本心之全德只看當死而死見得分明時便不愛殺身以成全一箇心德

而已蓋死生是常事當求無愧於心無愧於心便是仁所以為臣子者遇君父有難便當盡忠於君父為人上者遇社稷有難便當委身於社稷若忍耻偷生不如死之為安故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臧文仲柳下惠都是魯國人竊位言其才不稱位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隂據之也孔子說魯大夫臧文仲他為政於魯雖居大夫之位其心有愧恰似偷盜職

位的一般蓋因他明知柳下惠是箇有德的賢人不肯舉薦他並立於魯國之朝這等蔽賢便是他竊位實事孔子譏之所以深警後世為人臣者當以薦賢為務蔽賢為戒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躬自厚是責己之厚怨是怨惡孔子說人若遇著自家有過失時便痛自咎責不肯輕恕遇着人有過失時便去規正却不肯責之太嚴這等厚於責己則身

益修薄於責人則人易從所以人自然不怨惡他故

曰則遠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是人遇有事思量說這事當如何處置又說

如之何是再思量說這事當如何處置末如之何是

無可奈何孔子說人若遇著有事時當要熟思審處

若不說如之何如之何便是不能熟思而審處之必

然率意妄行這等人雖我也無奈他何葢率意妄行

之人不顧是非利害雖聖人與居也不能救正他故孔子深致其嘆如此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是私智孔子説人若與衆人居處盡一日之間所説的言語都不及些義理所行的事務都只是些私智這等便放僻邪侈之心都長起來行險僥倖之機都慣熟了要去入德而免於患害豈不難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惡是憎惡好是喜好孔子說人於好惡上不可輕易如有一箇人衆人都憎惡他便不可與衆同惡恐這人是箇特立獨行的人必須審察他著實有可惡處然後惡之如有一箇人衆人都喜好他便不可與衆同好恐這人是箇同流合汚的人必須審察他著實有可好處然後好之如此則好惡皆得其正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是無心失理之謂孔子說人非生知不能無過過

而能改便可入於善若只因循不改則此過遂成不可謂之無心了故曰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思是思慮益是長益孔子說我曾盡一日不去喫飯也曾終一夜不得安寢這等勞心焦思以求此道然徒費精神終無所長益不如勉強學問乃有自得之效孔子言此非以思為無益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謀是圖謀餒是飢餓孔子說君子人所圖謀者在乎道不在乎食蓋道是理之體諸身而在内的故君子常用心於此食是禄之得於官而在外的故君子不用心於此君子雖不用心去謀食然自有得禄之理如農夫耕田本為謀食或遇水旱田禾不収則不期飢餒飢餒自在其中君子為學本為謀道若學業既成為上所用則不期禄食禄食自在其中雖是如此

然君子之所以為學其心却只憂不得乎道初非以為憂貧之故方去為學以求祿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知是我知之受是彼所受孔子說觀人之法如君子為人於小事或有未能所以小處不足以知他然其材德足以任重却能當大事故曰可大受小人為人雖氣量淺狹當不得大事然於小事却也有一長可

取故可以小處知他為人君者能以此觀人於君子取其大而不論其小節於小人取其小而不付以大事則用之各當其才事無不治而天下安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是古之良史陳是布列是位相是無目的人必有個人贊相他故謂之相孔子呼冉有之名說古時有良史周任他嘗說人臣事君當陳布已之才力方

可就其職位若已之才力不能稱其職位便當止而不仕不可貪戀蓋人君有賴於臣下輔相辟如無目之人行動都靠贊相的人若是遇著危險處不夾持他行過著顛踣時不扶起他來這等却何用那贊相之人正似國家有事將要危險顛踣而臣下不能左右匡輔以濟其危拯其顛這等也何用那輔相大臣孔子此言蓋深責冉有季路既不能諫止季氏又不能奉身而退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子說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之權都出於天子

臣下不敢專擅故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下有道之時朝廷之上無有失政則庶人百姓自

然無有非議蓋其心悅誠服不是箝其口使不敢言

此章聖人通論天下之勢為人君者所當致意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孔子說與朋友相交有益於已的有三等有損於已的也有三等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正直之人心無回護若與他為友遇著有過便言語規諫諒實之人見理分明持守堅固若與他為友便以誠相與不肯阿從多聞之人學問該博若與他為友便能開發已之聰明多識前言往行這三等人都是有益於已的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辟之人舉止習熟足恭若與他為友但習於威儀
而不直善柔之人每事阿順和同若與他為友便工
於媚悅而不諒便佞之人巧辯給捷若與他為友便
習於口語而無見聞之實這三等人都是有損於已
的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德者而其
損益如此不可不謹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畏是畏憚孔子說君子之人心中常有三件畏憚的事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天命是天所賦之正理大人是有德有位的大人聖人之言是簡冊所載聖人的言語孔子說君子人知天賦正理於人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便自然戒謹恐懼不敢少有一毫背逆之事大人能全盡得這天理君子於大人便自然尊禮敬重不敢少有一毫輕慢

之心聖人言語是天理之所寓君子於聖人的言語
便自然莊誦佩服不敢少有一毫違背之失此三畏
乃君子修身成己之要務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狎是狎慢侮是玩侮孔子說無德的小人不知天命
是所賦之正理其心冥頑而無所忌不知天命當畏
則於有德有位的大人必狎慢之而無尊嚴之心於
聖人的言語必玩侮之而無佩服之意蓋小人不務

修身成已故全然不知畏憚如此聖人言此所以警人當以君子為法以小人為戒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孔子說人之氣質不同而性本善若氣質生得清明純粹於凡義理不待習學自然知道都了然於胸中這是上一等人所謂聖人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

若氣質雖生得清明純粹猶有些未到處於凡義理

必待習學而知也了然於胸中這是次一等人所謂大賢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困是有所不通若氣質生得昏濁偏駁於凡義理上多窒塞不通却能發憤為學以求其通也能進於知之之地這又是次一等人所謂賢人也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若氣質生得十分昏濁偏駁却又自暴自棄不肯發

憤為學終於惽然無所知識此則凡民之下愚者聖人說人大約有此四等若以人主論之上一等是堯舜次一等是湯武又次一等是太甲成王最下一等是桀紂此可見君子學之為貴學則可以為聖為賢不學則安於下愚而已此聖人勉人務學之意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

邦君是列國諸侯妻是齊言與夫齊體夫是扶言能扶成君德列國諸侯之妻諸侯自家稱呼他謂之夫

人

夫人自稱曰小童

小是幼小童是童稚夫人自稱於諸侯之前曰小童

自家謙詞如幼小之童稚也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諸侯國中臣民稱呼諸侯之妻曰君夫人妻必從夫

故繫之君也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

異邦是他國寡是寡德本國人對他國人稱其諸侯夫人謙詞曰寡小君諸侯為國君故夫人為小君

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他國人稱其邦君之妻也謂之君夫人此章或古語或聖人常言今不可攷然大意謂夫婦人倫之始若嫡妾不明則倫理乖繆身不修家不齊何以治人故正其名分如此

篁墩文集卷二